

ZHONGGUO DANGDAI MINGJIA XUESHU JINGPIN WENKU

主 编 刘继才 郭爱民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汉语言文学类

刘继才
卷

刘继才 著



主编 刘继才 郭爱民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汉语言文学类

刘继才
卷

刘继才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刘继才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刘继才卷 / 刘继才著.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517-0818-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古典诗歌—诗词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C53 ②I2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4068 号



出版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号巷11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0267 (总编室) 83687331 (市场部)

传真: 024-83680265 (社务部) 83680178 (出版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行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7.25

字 数: 466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组稿编辑: 孙 锋

责任编辑: 孙 锋 孙德海

责任校对: 叶 子

封面设计: 刘江旸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0818-0

定 价: 88.00 元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个是得不到一生中最想得到的，第二个就是得到了。”但是痛苦和快乐是相反相成的。假如没有痛苦，何来快乐？人在实现自己愿望的过程中，往往每经历一次痛苦，就会获得一份快乐。让我们共勉之！

刘健才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傅璇琮

副主任：彭定安 娄成武 林木西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纲 艾荫范 田鹏颖

刘继才 陈 凡 林木西

娄成武 夏中华 郭爱民

傅璇琮 彭定安

出版说明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花在雨露滋润下竞相开放，出现了繁花似锦的美好景象。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在这些科学成果中，既浸透着老一辈专家辛勤耕耘的心血，也留下了中青年学者努力探索的足迹。这是“学之大者，国之重器”。为了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展现一代学人的风范，我们从他们的学术著作中遴选出精品，重新编辑出版，以求一册在手、精华尽览，以免去读者东寻西检之苦，既便于阅读，又便于珍藏。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入选的图书，是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其中不乏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力作。其作者大多是国内某一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他们的代表论著，基本上达到了国内一流学术水平。

为了保证《文库》的出版质量，我们特聘请几位学术大家担纲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们是：国学大师、著名文化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编审，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傅璇琮教授；著名学者、文学家，辽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原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联顾问，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彭定安先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办MPA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公共管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

得者，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姜成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攀登学者”，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林木西教授。

对入选《文库》的作者设定的“门槛”是：“两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二级以上正高级职称者。但我们又不是唯职称论，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而从未参加职称评定的知名学者，也在入选之列。我们秉承“三不选”的原则对入选者的论著进行遴选，即：不代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论文不选，观点陈旧的文章不选，一般应酬性、无学术价值的序言不选。所入选的论文虽然大多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但这次重新出版时，作者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有的论文补充的文字甚至超过原文的一倍以上，既具原创性，又有一定前瞻性。编者在文稿审读、装帧设计、材料选择和印刷装订等环节全面贯彻精品意识，力求精益求精。因此，《文库》的出版并非“冷饭重炒”，而是力图有所创新，俾使读者一快朵颐。

在首批人文学科的著作中，既有学界泰斗和知名老专家的成名之作，也有优秀中青年专家的论文选萃。其学术风格同中有异，异彩纷呈。这里既有逻辑推理的严密，又有形象思维的疏朗；既有高深的学理，又有浅近的知识；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宏论，又有短小精悍的学术精品；既有层层剖析的透辟，又有娓娓道来的轻松。阅读这些著作，仿佛置身于科学的百花园，令人目不暇接，获益匪浅。当然，是否如此，尚有待读者诸君的品评。

本《文库》的第一批著作，推出人文学科5本、自然学科5本。以后每年我们都将陆续出版一批这样的论著。

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出版工程，不仅需要学界专家的配合，而且冀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大家一道，努力把这项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好，为伟大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增光添彩，使科学园中的百花争奇斗艳，更加绚丽多姿！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26日

序

傅璇琮

这是一部自选论文集。刘继才先生从他的 100 余篇论文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 29 篇。这些文章无论是新撰写的还是已发表的，都出以己意，不乏创见，当会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刘继才先生是唐宋文学专家，长期担任辽宁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此前，曾出版过《唐宋诗词论稿》，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唐诗分科大辞典》《宋词大辞典》设专条作简介，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编辑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设专节作提要。这次辑入本书的除从《唐宋诗词论稿》中精选的部分论文外，大多是有关研究先秦至清代文学的新作。

研究唐宋文学，必须从源头开始，并应适当了解唐宋以降各朝的学术沿革。为此，刘继才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颇为宽泛，上自《诗经》下至近代词曲都有所涉猎。他的研究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新见迭出，并有许多填补空白之力作。以一人之精力在专注一两个朝代的文学研究的同时，还能上溯下展，几乎对每个朝代的文学研究都有新发现，实属不易。我初读文集书稿，最突出的感受是它的“新”。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开拓新领域

文集集中的有些论文所探讨的多是前人和今人不曾涉及或很少涉及的课题，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如唐代是否存在六言近体诗，何谓六言近体诗，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唐代根本就没有近体诗，所以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唐代确有“很罕见”的六言律诗，王力先生还举出卢纶的《送万臣》为例，证明六言近体诗的存在，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展开论述。刘继才先生在《论唐代六言近体诗的形成及其影响》（原载《文学遗产》1988 年第 2 期）一文中，不仅求证了唐代六言近体诗的存在，而且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六言近体诗的形成过程及其格律

特点等，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又如题画诗，虽然前人有所研究，但题画词却很少有人过问，而题画散曲更是无人问津。文集集中的《论明清题画词曲》一文，不仅论述了题画词、曲的产生与发展，而且阐释了明清题画词、曲繁荣的原因以及题画词、曲之特点与区别，颇具开创意义。

2. 提出新观点

刘继才先生做学问的另一个特点是好“标新立异”，敢于反驳前人之成说。这虽然不免引起争议，但也确有不少观点论据确凿，以理服人，并从此确定一种新说，为学者所采用。关于对《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全是扬刘贬焦：或说他“委曲求全”，“犹豫动摇”；或说他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性格比较软弱”。刘继才先生的《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焦仲卿——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焦仲卿形象的论述》（原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七辑）一文指出，这是很不公平的结论。刘先生通过详解此诗，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是焦仲卿最先发出的以死殉情的誓言，他的“性格不是软弱，而是寓刚于柔；他临死前流露的愁苦不表明他所受到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而是因为他死后背负的罪名较多；他不是一个动摇者，而是一位反封建礼教的勇士”，“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第一个反封建礼教的伟丈夫”。此文发表后，一些文学史家在编写或修改《中国文学史》时，基本上采用了这一说法，从此焦仲卿被摘掉了其头上“性格软弱”的帽子。此外，著者在“文革”后所发表的一些论文，还批判了学术界某些“左”的观点，为正本清源做出了积极努力。

3. 改换新视角

所谓“新视角”，是指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某些文学现象。有些学术观点虽然前人提出过，但却不能较为准确地阐释相关问题，而刘继才先生以新的视角或新的方法加以分析，则会使一篇作品得到合理的诠释，如对《诗·卫·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乘彼坳垣，以望复关”等诗句的解释，前人与今人一向分歧很大。而《说“氓”——〈诗·卫·氓〉别解》（原载《社会科学战线·古典文学论丛》1982年第三辑）一文，先避开某些争论，从释“氓”入手，阐明“氓”的特殊身份，于是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特别是文中对“氓”致富的原因的解释更令人信服。他不是靠“积极生产，勤俭持家”，而是通过“贸丝”（即经商）而快速发家。但他又不是一个纯商人，其职业应是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兼经商，即自己种田，自家纺绩，然后“以布贸丝”，从中营利。这样才会很快致富。

刘继才先生在运用方法论方面也作出过新的尝试。他的《论杜审言在唐诗

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以系统论的方法，分别从唐代、中国诗歌史和整个人类文化史三个层面来看待杜审言在近体诗定型化、规范化上的贡献，便得出了颇有见地的结论。

4. 辑入新论文

这部论文集同常见的论文选集还有一点不同：它不是仅从作者已发表的论文中选取作品，而是既有已发表的较为重要的论文，也有新撰写的论著。这些新论文占论文集的30%以上。其中《论戴叔伦》《柳宗元与陶渊明比较论》《〈四溟诗话〉初探》等，虽然撰写的时间较早，但定稿的时间却较晚。而《论袁枚题画诗》等，都是最近完成的新作。

5. 进行新修改

按惯例，作者对已发表的论文在结集出版时，为了保留原貌，一般不作修改，即使有所改动，也只是文字上的订正。但是刘继才先生却不然，他对已发表的论文，不仅作了文字上的认真修改，而且还改变了某些观点，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正是很自然的事。如《中国题画诗论略》一文，经过修改，不仅更新了观点，而且补充了许多新材料。文字量从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的不足9000字，增至20000余字，是原文的两倍以上。作者这种永不满足现状、不断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

此外，选入本书的8篇前言和书评等，也饶有新意。

2009年，我曾应邀为刘继才先生之《中国题画诗发展史》专著撰一序言，序中特为提出：“他治学的一个特点是善于从边缘、交叉学科入手，研究学术界未加重视或较少有人涉猎的选题。”我这次再读本书论文，更有同感。我认为，从总体看，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相信，以其丰厚的内涵、流畅的文字，此书当会赢得同行专家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

2013年冬，北京

目 录



出版说明

序 / 傅璇琮

第一辑

说“螽斯”——《诗·周南·螽斯》别解 / 2

说“氓”——《诗·卫·氓》别解 / 8

略论中国古代咏物诗 / 14

论古代文体之关系及其流派之演变 / 25

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焦仲卿？

——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焦仲卿形象的论述 / 34

论陶渊明的思想与艺术风格 / 46

论陶渊明《闲情赋》 / 60

论唐代六言近体诗的形成及其影响 / 68

王绩与陶渊明比较论 / 83

论杜审言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 95

论祖咏及其与陶渊明、王维之关系 / 109

《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李白所作新证 / 118

储光羲与陶渊明、王维等比较论 / 127

杜甫“文章憎命达”说平议 / 139

论元结 / 145

论戴叔伦 / 156

柳宗元与陶渊明比较论 / 167

元稹《遣悲怀》考论 / 179

《贫女》诗考论——兼与富寿荪先生商榷 / 187

论豪放词的形成与发展 / 195

论李清照《声声慢》及其艺术风格 / 208

《四溟诗话》初探 / 220

第二辑

中国题画诗论略 / 234

论唐代题画诗 / 253

全面发展的宋代题画诗词 / 266

论元代题画诗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 / 290

论明清题画词、曲 / 303

论袁枚题画诗 / 327

诗画相配 相得益彰 / 345

第三辑

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读《先秦散文纲要》 / 358

一部有特色的学术专著

——评介《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文学》 / 361

《宋词精华论析》前言 / 363

《古典戏曲故事新编》前言 / 373

《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前言 / 38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前言 / 397

评《20世纪陶学论著》与《陶渊明及其研究论》 / 399

文章老更成 健笔意纵横——品读王充闾 / 406

后 记 / 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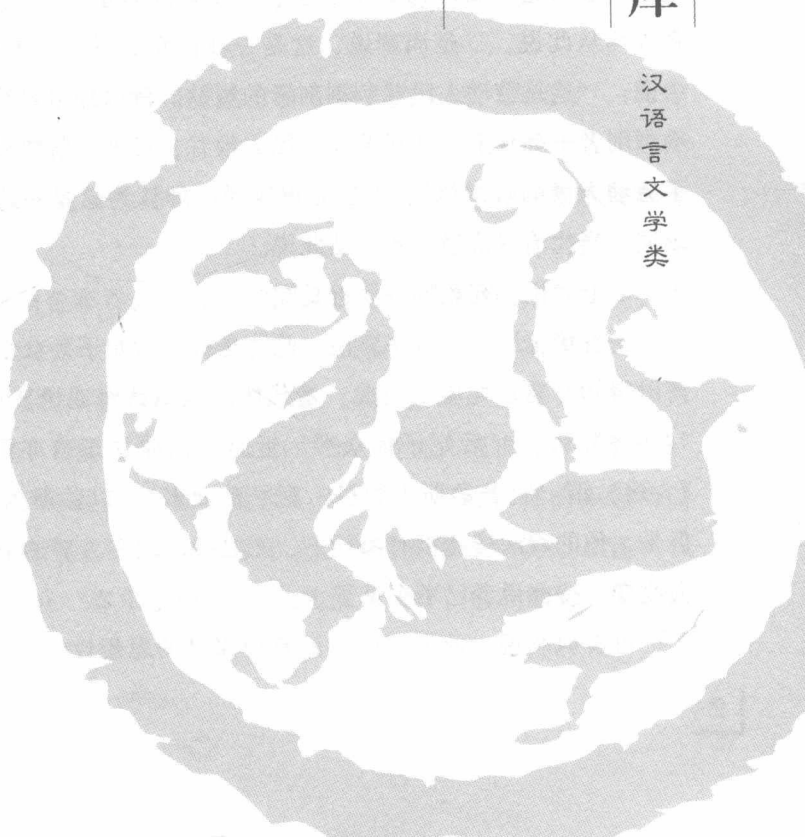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汉语言文学类

刘继才

卷

第一辑





说“螽斯”

——《诗·周南·螽斯》别解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这首诗虽然篇幅短小，内容简单，但是前人和今人对它的解释却有很大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三说：一是以《诗序》为代表的传统说：“《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毛亨、郑玄、孔颖达、朱熹等均从此说。二是讽刺说，这是一种很新的看法。高亨先生在《诗经今注》中说：“这是劳动人民讽刺剥削者的短歌。诗以蝗虫纷纷飞翔，吃尽庄稼，比喻剥削者子孙众多，夺尽劳动人民的粮谷，反映了阶级社会的阶级实质，表达了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三是祝颂说，即认为这是一篇祝福人们多子多孙的颂词。当代治《诗经》者多从此说。

以上三说，究竟哪一说近是呢？

先看传统说。《诗序》说，此诗是言“后妃子孙众多也”，附会成分居多。何以得知专言后妃呢？对此，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也提出了怀疑。他说：“《小序》言，‘后妃子孙众多’近是。但兼文王言亦可，何必单言后妃乎！《大序》谓‘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以螽斯为不妒忌，附会无理。”但是，他的看法毕竟没有离开王、妃之身。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有很大改变，持此说者已不多见了。

再看讽刺说。此说似较前说有较深刻的思想性，作为一家之言也无不可。

但是，此说是否能成立呢？

首先，将螽斯比作剥削者是否合适，要看一看螽斯究竟为何物。毛传：“螽斯，蚣蝑也。”郑笺也从此说：“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妒忌，维蚣蝑不耳。各得受气而生子。”扬雄、许慎认为，螽斯即“春黍”。《草木疏》：“幽州谓之春箕，蝗类也。”郭璞注《方言》：“江东呼为虺蜃。”朱熹《诗集传》：“螽斯，蝗属。长而青，长角长股，能以股相切作声。”近代、当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基本上均从此说。他们或说“螽斯”即“蝗虫”；或具体而言，“实为蚱蜢”。

笔者认为，螽斯与飞蝗虽然同属节肢动物、昆虫类，但并不同科。如果从广义上说，把螽斯划为蝗类也未尝不可，但它与飞蝗科的昆虫却有小别。其别一是，飞蝗科的昆虫基本不鸣，或者说鸣声极小；而螽斯科的昆虫，鸣声较大，并且“昼夜皆能鸣”。其别二，也是最主要的区别之点：飞蝗科昆虫发声的部位和器具是“以股相切作声”；螽斯科昆虫，查《动物大辞典》可知是“颤动其翅，则翅上之发声镜摩擦而成声”。其别三是，飞蝗科昆虫常喜聚群，残食作物，食尽即他徙，危害极为严重；而螽斯科昆虫，既食草，有的也食肉，虽然也属害虫之列，但是对庄稼的危害性较飞蝗科昆虫小得多，并不甚明显。所以人们对它也不太讨厌。又因其鸣声悦耳，至今有的家庭还饲养之，如螽斯科的蝈蝈，即常被珍爱。

以上述情况，再印证以诗，更可了然，诗中说“螽斯羽，薨薨兮”，即告诉我们此虫的发声部位不是股而是羽。

既然我们了解了螽斯的属性和特点，那么将它比作剥削者，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从行文的感情色彩看，此诗也不像诅咒之词。诗中的“宜”字，也见于《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毛传：“宜以有室家，无逾时也。”郑笺：“宜者，谓男女年时俱当。”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将“宜”释为“所安也”。这里的“宜”，是由“所安”义引申为“适也，当也”。如《礼记·乐记》：“武之迟久，不亦宜乎。”即用其义。因此，这首诗三章的末句均以“宜”字开头，显然有祝福意。又，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宜”有“多”义。“宜尔子孙”犹“多尔子孙”。如从此说，“宜”也非贬词。因而说此诗意在讽刺，也显然不当。



再次，古代治《诗经》者认为，国风的排列顺序，所美者在前，所刺者在后。宋王安石在《诗义钩沉》中即持这一观点。他说：“或曰：‘国风之次，学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犹以为惑。今子独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圣人之于《诗》，既取其合于礼义之言以为经；又以序天子诸侯之善恶，而垂万世之法。其视天子诸侯，位虽有殊，语其善恶，则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详，而有十五国序，不无微意也。’呜呼！惟其序善恶以示万世，不以尊卑大小之为后先，而取礼之言以为经，此所以乱臣贼子知惧，而天下劝焉。”这就是说，十五国风的排列，既不是按尊卑之序，也不是按国之大小，而是按美刺之序，即先为赞美之词，后是讽刺之诗。由是观之，将《螽斯》说成“讽刺剥削者的短歌”，也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看祝颂说。此说基本可信，但对诗意的具体解释也颇多分歧。通行的看法是：首章的“振振”，“多而成群貌”；次章的“绳绳”，“众多貌”；末章的“蛰蛰”，“亦多意”。其实，这些论注，都离开了螽斯作为昆虫所特有的习性，只是对“振振”“绳绳”“蛰蛰”的词义作了一般的解释。

“振”，《说文解字》：“举救之也，从手辰声。一曰奋也。”段注：“此义则与震略同。”《广韵》：“裂也，又动也。”《礼·月令》：“孟春蛰虫始振。”“振振”，是重叠见义，仍保有“振”的原义，即“奋也”“动也”。“宜尔子孙，振振兮。”是说到了春天，孵化为成虫的螽斯的子孙开始奋飞了。

“绳”，《说文解字》：“索也。”《集韵》：“绳绳，无涯际貌。一曰运动不绝意。”《诗集传》：“绳绳，不绝貌。”据以上训释，这句诗的句意是：螽斯的子孙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蛰”，《说文解字》：“臧也。”段注：“臧者，善也。善必自隐。故别无藏字。凡虫之伏为蛰。《周南》曰：‘蛰蛰兮。’传曰：‘和集也。’其为引申义也。”实际上，“蛰”的本义为伏蛰已明，大可不必再讲“和集”这个所谓“引申义”。因此，这句是说，螽斯的子孙能“蛰以存身”。全诗是通过写螽斯从春天开始奋飞，到冬藏得以延嗣子孙，来祝福人们能像螽斯那样多生育子孙，延续后代。

此外，诗中的“诜诜”“薨薨”“揖揖”又当作何解释呢？通常的说法是：“诜诜”，郑传：“众多也”；“薨薨”，朱传：“群飞声”；“揖揖”，毛传：“会聚也”。这是极有代表性的三家注。其他各家之注，与此大同小异，不一而足。

足。按此注法，这三句诗中只有“薨薨”是表声音的，即象声词。而余者则是或表数量，或表动态的。这与《诗经》中惯用的重章叠句的句义相重或相近，显然是不一致的。因此，也当寻求新的解释。其理由有三：其一，如《郑·风雨》共三章，一章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二章是“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三章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按照此诗三章中的第二句都写声音的手法，这里的“洗洗”“揖揖”也当为象声词。其二，“洗洗”“薨薨”“揖揖”三词，均在“螽斯羽”三字之下，无疑是描写羽的声音或动作的。如果将“洗洗”“揖揖”分别讲作“众多”“会聚”，显然与主语搭配不上。因为说“众多”“会聚”是指螽斯而言，而非指“螽斯羽”——螽斯翅膀——而言。其三，如果将“洗洗”“振振”“薨薨”“绳绳”“揖揖”“蛰蛰”等，一股脑儿都讲作“众多”或与之相近义，那么这种一章内句与句义相重，一诗内章与章义相迭，也有悖于《诗经》中重章叠句的常格。

据此，笔者认为，此诗首章首句中的“洗洗”，是螽斯在早春初飞之声；而“薨薨”，则表螽斯在盛夏时，羽鸣之声；“揖揖”，则是螽斯在秋季入伏前的鸣声。因为螽斯在晚秋产卵，卵在土中越冬，翌年孵化。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古代社会为什么要通过螽斯来祝福人们多子多孙。

除前人早已指出的“螽斯不妒忌”，“故子孙众多”；螽斯多子，或说“一次产九十子”，或说“一次产九十九子”等原因外，笔者认为，还可能与古代拜物（即自然崇拜）有关。当然，当时人们之所以拜物，也是与物的本身特性分不开的。人们对多子的螽斯高唱颂歌，很可能就是从原始社会残存下来的一种拜物的“巫术礼仪”。《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而“巫术礼仪”、原始图腾等逐渐让位于政治的历史过程，直到春秋战国之际，才彻底完成。并且，人类在自然崇拜之中，同时也孕育着自身崇拜，即由对动植物等的信奉，到对自身的繁殖、自己的祖先乃至鬼神等的崇拜。而这首《螽斯》诗，恰恰体现了人类的自然崇拜与自身崇拜的这种结合。

对此，也许有人会诘问：既然人们对螽斯的祝颂有一种对“灵物”的崇拜感，那便不应再追究喻体，即“螽斯”本身作为一种昆虫是否危害庄稼。因而高亨先生之说，似无可非议。但是，恰恰因为人们信奉它，崇拜它，所以它在人们心中便往往是美好的象征。这正像在远古时代，人们不会诅咒所崇拜的对